

『峻灵明王庙』大门。



东坡浮海 祭祀神山

峻灵山伟岸高峻，离宋代昌化县治（今旧县村）只有二十里，方位是正北偏东，正如苏轼《峻灵王庙记》所写——

自徐闻渡海，历琼至儋，又西至昌化县西。北二十里有山，秀峙海上，石峰巉然，若巨人冠帽，西南向而坐者，俚人谓之“山胞脚”。

为什么是“西至昌化县西”？因为从儋州往昌化县是西南行，故曰“西至”。宋代王庙在县治以西不远的独村（今已不存），山可遥仰，祭神却必须在庙，所以说“县西”。

南宋《舆地纪胜》是现存首次列出峻灵王庙位置的地理志：“峻灵王庙，在儋州昌化县之西。北有山，若冠帽者，里（俚）人谓之山落（落）脚。”

坡翁如何去？陆路干热艰难，唐宋自儋至昌多乘船，在昌化江出海口乌尼港登岸，或换船上溯至更近县治的埠头，线路都在县治以西或西北。所以，拜祭王庙必在“县西”。碑末铭文有“我浮而西今复东”句，即自儋“浮而西”到昌拜祭，祭毕“复东”浮返儋州，是来回皆坐船的清晰表述。坡翁年事虽高，如此至二百里外昌化并不困难，史载两地间航船只需一昼夜。

有人还质疑坡翁贬官受监管，怎可远赴昌化？笔者认为，苏轼是“琼州别驾，昌化军安置”。昌化县并未出昌化军地域，他依例报备即可；而且仅仅18年前，宋神宗才诏封了“峻灵王”，成为昌化军域内唯一一本朝敕封圣地，坡翁不顾长途老迈亲赴拜谒，这属于“颂圣”，没有谁会阻挠。

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的峻灵王庙始建于917年，是南汉高祖立国敕建唯一海神庙，曾兼有北部湾乃至南海海神的广泛影响力。原址屡废屡建至今，文史价值极高，近年来引起了“苏学”界的普遍关注。

唐宋时期海南昌化县洲润水清，航运活跃，昌化山两次被敕封，苏东坡致祭写下《峻灵王庙记》，此后抗金名将折彦质补撰成碑，残碑今存于原南汉南海神庙，即今昌江峻灵明王庙。其遗存深厚，环环相扣，大可言说。

一块学士碑 两座敕封庙

文图 本刊特约撰稿 何以端



《峻灵王庙碑》残件局部

折彦质撰文 学士碑波折

明末崇祯年间，昌化知县张三光抢救出坡翁遗碑，其《重立峻灵王庙小记》（载康熙《昌化县志》）提供了宋代峻灵庙位置的准确信息。

王之佐见予文稿，恍然感触，忽来告曰：“苏学士碑石今仆昌江独村，幸尚无恙，公得无意乎！”余初谒王庙，即询先生碑记，绝无知者。闻之喜跃，于是命彼信人亟辇以来，诹吉而竖之王庙之中……县治【立碑】时在昌江二【水】洲中，独村近县，定是王庙故址。又阅七十八年【按：年代有误】，县徙今治，王庙亦徙峻灵山之隈，而碑乃埋荒草深沙中矣。（方括号为笔者所加）

卧碑在独村边，所以张氏准确判断独村“定是王庙故址”，但庙早废，只见“碑乃埋荒草深沙中”。后来独村迁徙，废庙更不可能随村重建。

张知县访见此碑完好，大喜过望迎回“王庙”重立。由于该碑在两庙中备受保护，只有中间几十年才露天于“荒草深沙中”，但因“仆”面朝下，碑面仍无恙。可惜1966年“破四旧”终被砸碎缺损，但从残碑可见，风化依然很轻。

随着明前期县治搬到昌化故城，对峻灵王的崇拜改在新治西北不远、现存的峻灵明王庙。洪水肆虐，宋庙不久即湮废遗忘，晚明除了知县张三光得高人指点外，阖县士绅已“绝无知者”了。

这座学士碑，笔者考证实乃折彦质撰文，何适立石。

碑文后部，有“昌化县令何适以书来喻，曰东坡先生为峻灵王庙撰写碑文”句。推测原碑最末一行已碎佚的顶部，当有“沐浴谨撰”或类似字眼，推测该碑末二句落款当系：“责授海州团练副使、府丞折彦质沐浴谨撰。县令何适立。”

又疑县志将张氏《小记》的“折公”误植为“祈公”，令考据大费思量。一旦恢复为“折公”，原句即为“又阅二十八年，昌令何公请折公书而刻之石”，与碑文完全合辙，足资确认了。

抗金名将折彦质，官至知枢密院事。后受黄河兵溃事牵连，南宋初谪居儋州五年。坡翁临别赠故友许钰的茶盏，由许子康民转赠折公，折公非常感叹。他补文成碑，不但使残碑熠熠生辉，且坡翁此记再多一层铁证，宋代昌化县西独村确曾有敕建峻灵王庙，是坡翁亲临拜谒之处。

南汉敕建 国庙海神

张知县将学士碑迎回现存的“峻灵明王庙”妥置。但该庙并非如他所认为的是明代随治迁徙，而是资格比独村宋庙更早。唐胄《琼台志》“坛庙”载：

“神山峻灵王庙，在县北北岸都乌尼港口，五代乡人建……国朝洪武己巳，知县姚源重建。”

宋代，独村与乌尼港口两座“王庙”并存，而且都在不同年代县治之西，后世难免混淆。

洪武己巳（1389年）即昌化千户所城兴建前两年，此时重建王庙，到正统间迁县治入千户所城，可见整个明代该庙记载已一脉相承，绝无模糊之处。所以，该庙自五代至今都在原位。

不过，《琼台志》记述仍未尽准确。

第一，“峻灵王”是北宋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敕封的，此前并无这个称号。苏轼碑文中“而伪汉之世，封其山神镇海广德王”就是指该庙，坡翁见得到。

第二，该庙并非“五代乡人建”，而是南汉高祖刘岩称帝时敕建，作为建国重大举措之一，级别极高。

“乾亨元年（917年）秋八月癸巳，帝（刘岩）即位，国号大越（按：次年改号大汉）。大赦，改元。以是年为乾亨元年……置五岳，皆建行宫；封儋州昌化山为镇海广德王。建三庙，置百官……”（《南汉书》卷二）

在称帝、大赦、改元、建太庙、置百官这些大事时，封了六座神山，共同构成南汉国“形胜”骨架，可知昌化山神地位之尊崇。五岳各建行宫，海外神山因皇帝不会冒险亲至而不设，但事关“国祚”，决不会一纸封神空文，无处落实，而一定敕建高规格王庙，每年派大员拜祭祈请。

此庙涉及政权层面，宋代自然予以矮化，这是“乡人建”三个字的第一个可能；该庙已久负盛名，民间亦必捐修如旧，明代传承宋代实况，是“乡人建”三个字的第二个可能。

县治神庙 沧桑之叹

南汉敕封镇海神庙，折射出唐及五代时期琼西商贸的繁荣、昌化岭民间崇拜的广泛与久远；而宋敕封峻灵王庙，也与熙宁至元丰间航运业的突破，昌化军“榷税”大增密切相关，史料均有迹可循。

宋神宗敕建王庙十余年后，坡翁抵达昌化军。神宗曾高度欣赏苏轼之才，放手大用，后又偏信政敌将他打入牢笼，流放天涯。此时拜谒金碧辉煌的敕建王庙，苏东坡不知是淡然处之，还是百感交集？

阴差阳错，宋亡后宋庙陆续残破，南汉老庙挂着宋王庙匾额却依然兴隆——该庙一直俯视乌尼港大码头，船未靠泊即可望见，又居于神山脚“山之隈”，无惧水患，这才是神庙的最佳位置。

昌化史上只有两处长期县治——旧县村与昌城村，都没有移动位置；只有两座敕建神庙，也都未移动过位置。宋庙短暂，与独村故址一起湮灭于漫漫黄沙；现存的是南汉敕建遗址，融合了宋庙名义及精气神，保有坡翁遗碑，文化分量远比过往认知为重。■